

〔俄〕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

王 庚 年 译



白夜

别人的妻子
床下的丈夫



白 夜

别人的妻子
床下的丈夫

林房雄著 林房雄译

出版社

0500100

白 夜

别人的妻子
床下的丈夫

〔俄〕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
王 庚 年 译

☆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（南宁市河堤路14号）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960 1/32 5.75 印张 插页2 96千字

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25,000 册

书号：10258·1 定价：0.51 元

白 夜⁽¹⁾

(伤感小说)

——幻想者回忆录

莫非花儿受命于神，
有意依偎着你的心，
作一个暂时的近邻？

——伊凡·屠格涅夫(2)

(1)白夜——地球南北纬59.5°以上的高纬度线内的地区，在夏季一段时间里特有的自然现象。在白夜里，晚霞与早霞相接，太阳处于地平线0°以下。这时即出现天文学称之为“民用晨昏蒙影”的亮度，整夜都灰濛濛的，看得到周围的一切，故有“白夜”之称。本篇小说的故事即发生在彼得堡（现列宁格勒）夏季的白夜里。

(2)伊凡·屠格涅夫（1818—1883）——俄国著名作家。所引诗句摘自他一八四三年所作《小花》一诗。引用时将“那是”改为“莫非”，从而引文变成了疑问句。

第一个夜晚

一个充满幻觉的夜晚。这样的夜晚，亲爱的读者，大概只出现在我们年轻幼稚的时候。夜幕上繁星灿烂，碧空中清新如洗；只要抬头望一望，就会不由自主地反问自己：难道在这样的苍穹之下，还能有肝火旺盛、喜怒无常的人们生存吗？这也是年轻幼稚的问题，亲爱的读者，确实年轻幼稚，然而，但愿上帝能经常用这类问题触动您的心灵！……

提起喜怒无常和肝火旺盛的先生们，我也不能不追忆一番我这一整天情操优异的行止。

从清早起，就有某种莫名其妙的苦恼折磨着我。因为我忽然觉得：我，这个孤独的人，被所有的人抛弃了，所有的人都和我断绝了往来。自然，任何人都有权力询问：这所有的人指的是哪些人呢？因为我住在彼得堡差不多已经有八年光景，可是并没有学会与哪一位结交。不过，结交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本来我就熟悉整个彼得堡。这就是为什

么彼得堡所有的人都忙着收拾行装并且突然动身去避暑的时候，我觉得似乎所有的人都抛弃了我。因为我非常害怕单独留下来。

整整三天，我在城里到处徘徊踟蹰，陷入了深沉的苦闷，茫然不解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不管是踏上涅瓦大街，还是走进花园，或者沿着河堤路漫步，那些我习惯于整年整月在某一时间、某一地点遇到的人，一个也不露面了。他们自然不认识我，可是我却熟识他们；我对他们可说是近切相知，差不多研究过他们的面貌。他们喜气盈盈的时候，我欢欣快慰；他们愁云满面的时候，我感到忧郁。我差不多和一位老头儿建立了友谊。每一天的同一个时间，我都在凤丹卡河桥上碰见他。他面容沉思而庄重，口中喃喃自语，左手不断地挥动着，右手撑着一根多节的、顶端镀金的长手杖。甚至他也注意到我，流露出由衷的同情。假如在那个时间，我偶然没有在凤丹卡河桥上那个地点出现，我估计他心里一定会倍感忧郁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俩差不多达到了点头寒暄的地步，特别是双方心境都好的时候。不久之前，我们整整两天没有碰面，第三天路上相遇，彼此的手本来几乎举到了各自的帽檐边上，但却及时抑制住了冲动，垂下了手臂，双方不无依恋地擦肩而过。

我同样熟识一幢幢的房屋。我走在路上，每一座房屋都仿佛跑上我前面的街道，启开所有的窗户





望着我，几乎出声地招唤我，一个说：“您好，贵体如何？托上帝保佑，我还身强力壮，到五月，又要在我身上加一层楼了！”另一个讲：“您身体好吧？可是我明天就要开始修理啦！”还有的告诉我：

“我差一点烧光，可吓坏我啦！”如此等等。其中有我钟爱的宠儿，也有过从甚密的朋友。有一个打算在今年夏天请建筑师诊病。到那时候，我一定要每天顺路去专程探望一番，上帝保佑，千万不要乱治一通！我永远难忘一座容貌娇好、颜色淡红的小房子所遭受的一切。这是一座颇为可爱的石头房子，那么和蔼可亲地望着我，那么矜持地看待丑陋的四邻，所以，每当在那条街经过的时候，我总感到分外欣慰。但是，就在上一个星期，我沿着那条街走的时候，抬头望一望我的朋友，突然听到了凄然的啼诉：“他们把我涂抹成黄颜色啦！”这些暴徒！野蛮人！他们什么都不怜惜，即使廊柱和屋檐也不放过！于是我的朋友就变成了金丝雀那种土黄色。为这件事，我的肺几乎都气炸了，直到现在我也鼓不起勇气去探望我那被丑化了的朋友，可怜他被刷成了天下帝国⁽¹⁾的颜色。

如此这般，读者先生，您也就知道我熟悉整个彼得堡的经过和手段了。

我已经说过，在没有揣测出自己不安的原因之

(1)天下帝国——西方人对古代中国的称谓，这里指黄龙旗的土黄色。

前，我已经苦恼了整整三天了。在街上我感到十分不愉快：这个不露面，那个又碰不见，某某人又躲到哪里去了呢？就是在家也很别扭。一连两夜，我都在冥思苦想：我这小小的角落里，还缺少什么呢？为什么置身其中会这么不舒服呢？我怀着重重的疑虑开始审视屋里暗绿色的墙壁，那是被烟薰黑的；我仔细观察挂满了蜘蛛网的天花板，那蜘蛛网的孽生要归功于玛特辽娜的“努力”；我留心看过我所有的家俱，熟视每一把靠椅（因为即使一把椅子放得和昨天不一样，我立刻就会觉得不自在），考虑祸根是否就在此地？我又望一望窗户。但是一切全都白费功夫……心情一点儿也轻松不起来！我甚至没头没脑地把玛特辽娜喊来，给予严父般的申斥，责怪她蜘蛛网的事和到处都不干净，然而，她只是惊奇地望了望我，一字不答地走开了。所以直到现在那些蜘蛛网还安然地挂在原处。

最后，直到今天清早，我才揣测到是怎么一回事。噢，原来他们在急急忙忙地避开我，逃到别墅去，溜之大吉呀！请原谅我用的字眼儿粗俗，不过我实在已经顾不及文辞的高雅了……因为，几乎彼得堡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或者正在迁往别墅去。每一位雇得起轿车并且仪表堂堂、令人敬重的绅士，这时在我眼里都变成了尊贵的家长；现在他结束了日常公务，正轻装上路，到自己姓氏的聚集地——别墅去。每一个行人都流露出一副全然特殊的表情。

仿佛对所有迎面走过的人不断地重复着：“诸位，我在此地只是路过而已，两个小时后我就要乘车离开，到别墅去了！”还有：窗户推开了，先是雪白纤细的手指象打小鼓似地叩响窗扉，而后，一个美丽的姑娘探出头来，把卖盆花的小贩叫到跟前。我立时立地就想象得出，那些花是这样买的，也就是说并不打算在城市闷热的居室中欣赏春光花色，而是由于即刻就要动身坐车到别墅去，可以顺便把盆花一起带走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在自己新颖而奇特的发明项目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：学会了单凭外表就能准确无误地判断，谁住什么样的别墅。卡敏岛、阿普杰卡尔岛以及彼得格尔路的住户，一向就以优雅考究的举止、漂亮时新的夏装和乘坐华贵的轿车进城而显得与众不同；住在巴尔格罗夫或者更远些的居民，只要一露面，就“暗示”出他们的明智和体面；克列斯多夫岛的顾客最显眼的地方是他们那种知足常乐的神情。一路上经常遇到货车队。长长的一排车夫，手挽缰绳，懒洋洋地走着。大车上，各种土耳其式或非土耳其式的家俱桌椅以及居家什物等等堆积如山。同时还会看到，在所有的家俱顶端往往安坐着一位虚胖的厨娘。她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似地看守着老爷的家私。此外还有许多满载家什用具的船只在涅瓦河、凤丹卡河上浮动，驶向乔尔纳雅河以及其他各岛。眼望着这些大车和船舶越来越多、成十倍成百倍地增加着，我觉得仿佛一切的一

切都在乘车离去，或用车船迁移到别墅去了。甚至令人感到整个彼得堡有化为废墟的危险。正是这样，使我觉得十分羞愧、愤懑和悲伤：我完全无处可去，也无须乎去避暑。尽管我也打算跟随任何一辆货车步行，或同任何一位雇有轿车的体面绅士一起乘车前往，然而没有哪一个人，根本没有哪一个人邀请我，似乎彻底忘掉了我，仿佛我对他们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陌生人而已！

我走得时间既久，路程又远，象往日早已习惯的那样，忘其所之，不晓得身在何处了。后来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来到城门哨所附近。只一瞬间，心绪变得突然畅快起来。于是我走过界杆，踏着一丘丘下过种子的田野和一片片的草地，漫步前行。竟然没有感到一丝倦意，只是全身都觉得有某种沉重的负担从心灵上消失了。所有坐车路过的人都亲切地望着我，当真要点头寒暄似地。不知道为了什么，所有的人都快活得大吸其雪茄烟，没有一个例外。连我也十分高兴。这在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。猛然间，我仿佛已经来到了意大利，大自然的美景使我这个半病的，差不多在城墙圈子里已经闷死的市民，惊叹不已。

我们彼得堡的自然景色中，存在着某种无以名状的、撩人心弦的东西。大自然随着春天的来临会突然显示出自己的全部声威，表现出上天赋予的所有力量：披上嫩绿的树叶，装饰起美丽的鲜花，露





出色彩斑斓的丰姿……不知为什么，这自然景色不禁使我想起另一位女郎，她干瘦纤弱，满面病容，看着她，有时感到同情和遗憾，有时不无怜悯之爱，当然有时也会根本没有留意到她。可是，突然之间，她竟在一眨眼的工夫，突如其来地变得难以形容的艳丽动人，简直令人吃惊。你会感到惶惑、狂喜、陶醉，不禁反问自己：是什么力量诱使她那忧郁沉思的双眸闪射出动人的光芒呢？为什么她那苍白消瘦的两颊充满了血色的红晕？什么原因使她那娇美的面容焕发出欢乐的激情？为什么那丰满的前胸这样高耸迷人？到底是什么突然在那可怜的女郎面庞上唤起了力量、生命和美色，绽开了动人的微笑，激荡起晶莹闪烁、热情奔放的笑声？于是你会向周围探视，想找到那么一个人，你似乎已经猜到……然而这一刻很快就过去了，说不定就在第二天，你遇见的又是那依稀往日的沉思而恍惚的目光，看到的又是那同样苍白的面容，和以往举止中流露出的那种逆来顺受和胆战心惊的表情，甚至还有深沉忏悔、致命悲伤的某些痕迹，以及对片刻欢娱的懊丧……

不过，我的夜晚毕竟比白天好得多，事情经过是这样的。

很晚我才返回市内，开始走近寓所的时候，钟楼已经打过了十点。我走的是沿河堤的街道，这时候在街上连一个人影都没有。诚然，我住的地方距

离市中心是相当远的。我一边走着，一边唱着歌，因为当我感到幸福的时候，我总要低声地哼点什么，正象一个虽然感到幸福，但却既无朋友、更无知己，因而也无法与人分享欢乐的人一样。

突然，我碰到了一桩料想不到的惊险事件。

在路旁有一个女子侧身倚着河畔的栏杆站在那里，臂肘撑在扶手上，看样子正凝神注视着混浊的运河水。她头戴一顶很可爱的黄色小帽，披着一件漂亮的小黑斗篷。“这是一位姑娘，而且我敢肯定，她是个黑发女郎。”我这样想着。她大概没有听见我的脚步声，直到我屏住呼吸，怀着激动不已的心，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，她仍然一动不动。“真奇怪，”我推断着，“她一定是考虑着什么，想得入神了。”突然，我停住了脚步，呆若木鸡，一阵低沉的痛哭声闯进了我的耳朵。是的！我没有听错，女郎在哭，一分钟后传来了连连的抽泣声。我的天哪！我的心都紧缩起来。尽管我一向在女性面前十分怯懦，可是，这是什么时候啊！……我返回身来，一步步地朝她走去。假如我不知道“夫人”这个称呼在许多为上流社会写的小说里用过千百次的话，我一定要脱口而出，叫一声：“夫人！”正是这一点阻挡了我。在我搜尽枯肠寻找一个恰当词令的时候，女郎清醒过来，朝四下望了望，猛然想到了什么，低着头从我身边匆匆走过，沿河堤往前去了。我当即尾随着她。看来，她猜到了